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補遺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方大川

謄録監生臣許立學

文選補遺卷二

元 陳仁子 輯

詔誥下

勿出田租詔

西山真德秀曰按是時霍光用事復修孝文之政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而詔辭又皆簡質可尚不事空文若有其事而無其辭者如始元元年遣故廷尉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寃失職者二年三月振貸種食五年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六年二月議罷鹽鐵榷酤秋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元鳳四年春正月詔毋收四年

五月口賦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凡此皆與民休息之事也魏相之所條奏者其殆此乎

漢昭帝始元二年八月

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勿出馬詔愚曰周牧師下士四人而校人為馬官之長校人六廄凡三千四百疋須之官府卿大夫之共軍事者也丘甸之馬民自備之以從戎自井田既壞凡有師役皆國家賦馬與民漢初大僕牧師諸苑養馬三十萬疋民出算數以備至武帝於口賦錢人增三錢以補車騎

馬是民出貲而官自牧之猶未顯然有民共出馬之名暨大將軍驃騎屢出馬以耗乏死者不下十餘萬於是籍吏民馬補車騎馬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馬所在置亭以畜之亭有牸馬者歲計息又官給母馬三歲收其息之什一甚至匿馬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至腰斬者有以民或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武帝牧馬至是直取之民而已嗚呼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猶云可也而何例取東南乎昭帝憫流庸之苦罷出馬之令傳馬告乏直省乘輿馬以給之馬口錢之徵一切罷去不存夫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此周制也由天子而下馬各有數尊卑貴賤之分凜然默寓於制數森嚴之中與八佾六佾之制無異誠不可過自損抑以下同於卿大夫之衆者也昭帝寧省之自已而民間畜牧之富

反縱之不禁焉其殆痛武帝興兵之過而一反諸歸馬華山之懿者乎吁亦盛矣

漢昭帝始元四年七月

比歲不登民匱於食匱空也流庸未盡還謂去鄉而行為人庸作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

舉賢良文學詔愚曰古今奸臣欲專國柄者必先愚其君如趙高輩不少覩昭帝此詔通孝經論語又博求師傅霍光此心蓋亦周公教成王之心也唐仇士良教其徒曰勿使人主觀經傳此意不過愚其君爾光曷嘗有此哉

漢昭帝始元五年

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脩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帝自謂通保傅未能有所明也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罷馬口錢詔

漢昭帝元鳳二年六月

朕閔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減省轉漕休力役也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文穎曰往時有馬口錢所謂租及六畜也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

賦

減口賦錢詔 愚曰武帝於口賦惟恐不增昭帝於口賦惟恐不減虛耗之漢不至為秦者豈無自邪

漢昭帝 元平元年春二月

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繇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 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計之

置廷平詔 愚曰宣帝嚴於用法而惟吏之巧於弄法是形曲而欲影之直也故文帝寬仁

溫厚刑措不用雖無廷平之官而後元之民自不寃宣帝苛察過急齋居決獄雖立廷平之官而地節以來之民未見其不寃吾觀趙蓋韓楊之誅大者如此小可知矣當時鄭昌言於帝曰明主躬察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蓋宣帝之心不患不明而患在不寛

漢宣帝 漢刑法志云武帝時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宣帝自在閭閻而知其若此及即位廷史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上深愍焉乃下詔云云

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

郡鞫獄任輕禄薄其為置廷平秩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

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寛恕黄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讞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

號為平矣

地震詔愚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吾觀宣帝本始四年地震四十九而詔舉賢良方正直言何

盧文之甚也且前乎本始二年嘗地震舉賢文學矣而舉者何在後乎地節三年又因地震詔

賢良方正直言矣而言者何事蓋帝之文具如此甚者因地震山崩水出而改元曰地節欲取

義於地得其節文具亦至此耶雖然帝未攬政

灾異不絶書帝既攬政祥瑞不絶書此又必有

所以

然者

漢宣帝本始四年夏四月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

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託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乃者地震北海瑯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輔朕之不逮一云有以應變輔朕之闕毋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大赦天下上以宗廟墮素服避正殿五日○按漢自文帝日食下詔之後踵為故常不皆出於誠意此後非他有關繫者不悉錄

嘉霍光詔

司馬光曰霍氏之輔漢室可謂忠矣卒不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主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失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況孝宣十九即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怒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向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釁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闘椒作亂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以光之忠勲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恩哉○愚曰宣帝之嘉霍光畏之也非愛之

也史言帝在民間聞霍氏貴戚心不能善此豈愛霍氏者故光存則壓於驂乘之威光亡則礙於新后之立内有畏之之心外存愛之之禮至踵相許廣漢之計一售而族誅絶祀舉無噍類嗚呼以霍氏擁立之功縱有未善猶當十世宥之頓然忍殘若此蓋帝無愛光之素心然也

漢宣帝 地節二年三月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諸侯九卿定萬世策以安宗廟天下蒸庶咸以安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毋有所與功如蕭相國

是時光薨○南軒張栻曰霍光天資重厚故可當大事其失則由於不學人臣之功至於周公無以加矣詩人形容其盛德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夫何其溫恭謙厚也是則雖以天子叔父之尊處人臣之極位有蓋世之功業而玩其氣象豈有一毫權埶之居而人之視之也但見其道德之可尊而亦豈覺權埶之可憚乎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而後之君子亦曰事君若周公可也如曾子之事親適為人之子能盡其分者耳非有加也如周公事君亦然蓋在其身所當為者而何一毫有於己也周公惟無一毫之有於己也是故盛德而愈恭事業日新而無窮也若光之所建立想負於其身橫於其心而不能以弭忘故其氣焰不可掩威埶日以盛權利之途人爭趨之非惟家人子弟門生吏馴習驕縱而不可戢光之身亦不自知其安且肆矣此凶于而國敗于而家之原也可不畏哉故其一時用舍進退例出於私意以蘇武之忠節進不由己僅得典屬國而大司馬長

吏雖如楊敞之庸謬亦得至宰相至於魏相蕭望之之才皆擯弃不用田千秋小不當意其塏即論死作威作福蓋如此陰妾之邪謀使人敢為之助而無復言其奸則履霜堅冰夫豈一日之故哉光至此亦無全理矣原其始皆由於其心以寵利居成功不知人臣之分故曰不學之過也○西山真德秀曰光受遺輔政更兩主凡二十年考其本末惟聽杜延年之言而修孝文時政為有功於天下聽丙吉之議而立孝宣為有功於社稷自餘諸事大抵得不蓋失公不掩私方其承顧託之始任大責重有敬忌之心又同列窺伺亦有不容不自謹者及上官誅而權益專志操為之一變孝宣立而功益盛志操為之再變於是敬忌之心忘而驕恣之態作矣敬肆之分而禍福以異其可畏也哉亦可戒也哉○此兩段可為人臣之戒故附於此

爵王成詔

林之奇曰世之論宣帝者以為信賞必罰而王成勞來流民偽自增加以蒙顯

賞安在其為賞之信曾不知成之崇賞是乃宣帝之術且覩宣帝之拜刺史守相輙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其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茲欺也哉○愚曰凡人欲為大事則不暇顧小節宣帝綜核名實之主也顧此王成僞增戶口乃受上賞後問長吏聞得其實亦不加罪葢帝心厲精之切直假此風厲臣下使州縣守皆用心督做雖失之一人而得之千萬人矣不然帝豈甘心受欺哉

漢宣帝三年三月

葢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

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

罷車騎等屯兵詔

漢宣帝 三年十月

迺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又詔池

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筭事

令郡國舉孝弟等詔

愚曰秦俗薄漢俗醇秦尚功利言不及孝弟故俗日以流漢雜功利時復舉孝弟故俗日以厚孝文舉孝弟孝武舉孝弟至孝宣亦舉孝弟而帝號皆加孝之一字史言漢風俗醇厚其機果在上而不在下也

漢宣帝 十月

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反側晨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歷載臻茲

然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有喪者勿繇事詔 愚曰人心之厚先始於家後及於國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而可廢乎故以通喪諭知有親也以繇事諭知有君也天下未有薄於親而厚其君者漢帝代舉孝弟而宣帝復詔有喪者勿繇事有人心者於焉變矣

漢宣帝 四年二月

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

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愚曰天下事有涉於情而合理者有不涉於情而悖理者陳仲子之避兄離母若遠於情也而於理不合君子非之第五倫之為子不寐若私於情也而於理不傷君子是之宣帝詔天下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可謂斟酌人情之至噫帝以丙吉保匿而存似亦有所觸而然邪

漢宣帝 五月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蒙冒也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

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其用法也為不恕如假貧民赦有罪務寛大帝之詔令也如誅廣漢誅延壽誅楊惲帝之用法也自武帝征伐四夷酷於賦斂而民多流亡貧縱有罪而吏多縱弛宣帝於此嚴以馭吏懲武帝縱弛之弊也寛以馭民懲武帝流亡之弊也帝之馭民馭吏不可以一槩論與○愚曰爭天下之利者不必盡天下之利鹽者五味之一而民食不可缺夏禹青州厥貢鹽絺是鹽利不在官而在民也管氏立鹽筴令北海毋得聚徒煑鹽是鹽利不在民而在官也漢武用孔僅弘羊

陳蒙曰宣帝之詔令其存心也為甚仁宣帝之刑罰

減鹽賈及歲上繫囚詔

之議均輸鹽鐵有官盡網世利仲舒所謂利倍於古人皆病之賢良文學所謂民間疾苦願皆罷之則榷鹽誠非良法也宣帝不罷其榷而僅減其價雖不免爭利獨未嘗盡利安得盡付之民不為齊而為三代乎

漢宣帝 九月

朕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閔之今年郡國頗被水災已振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衆庶重困其減天下鹽賈

又曰令甲死者不可生 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若今之第一篇第二篇 刑

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瘦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瘦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殿最以聞凡言殿最者殿後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課居先也

博舉吏民詔西山真德秀曰宣帝此詔最為知本然未聞當時有能舉其人以副上意者惜哉

漢宣帝元康元年八月

朕不明六藝鬱于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

民厥身修政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愚曰州縣之官欲害下以求遷必媚上以求名宣帝拳拳守令而曰興徭役飾廚傳夫興徭役者是剝民以驕奸者也飾廚傳者是要譽以掩惡者也二者相須而然帝燭吏弊痛哉兩端其知情偽之素蓋深

漢宣帝 二年五月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

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析分也謂分破律條妄生端緒以出入人罪）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廚謂飲食傳謂傳舍使人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遺之過者過度之過）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封海昏侯詔（愚曰受人之利者不必移其害予人之安者不必利其危舜受堯之天下

未嘗害丹朱也禹受舜之天下未嘗害商均也宣帝因海昏侯之廢而遂立帝不殺之而封之此猶有三代忠厚之心嗚呼竊人之財懼其他日發露而害己又殺之焉此盜賊然也晉魏而下或廢一主飲酖賜斂圍以兵惟恐溺灰之後然此何異盜賊之所為觀宣帝此詔者可愧矣

漢宣帝 漢書上心忌故昌邑王賀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令謹備盜賊毋下所賜書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以著其廢亡之效上乃知賀不足忌封為海昏侯

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粲而不殊 粲明也殊絕也當明於仁恩不離絕也 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食邑四千戶

令八十以上非誣告等勿坐詔

漢宣帝（漢刑法志曰景帝三年詔八十以上八歲以下當繫者頌繫之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云云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鬭傷人及至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

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一作逆亂）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風俗察吏治得

失舉茂材異倫之士

報張安世詔

愚曰人每在自處夫世之刑戮固有出於意料之外而亦有出於自作之孽者不可不自省也宣帝族霍氏誅趙蓋韓楊人皆謂帝慘酷之過及觀其待安世如此吾意諸公亦自取之也夫霍氏以凶逆延壽以奢僭廣漢以誤觸相府寛饒憚以刺譏怨望其不免族誅者未可盡以咎帝也觀相嘗言安世忠信謹厚重臣也安世不但全身又嘗眷顧其亦善處識

漢宣帝

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

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

益小吏祿詔

愚曰人主所以鼓動一世者名與利而已耆於利者必豐於名薄於名者必厚於利凡人之情身都高爵猶或顧藉而廉謹名況下士果何仰給以自周故廉可責之大者而不可責之小者也宣帝興自閭閻知此頗悉今特為增奉養之於其初將責之於其終尚何說以自解哉

漢宣帝 三年八月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禄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若食一斛則益五斗

褒黄霸詔愚曰凡人事君但謹事以求知不必希旨以求合霸守頴川務耕桑贍鰥寡使民勸善當此綜核名實之朝名望表表如珠玉夜光不可匿雖無祥瑞之奏吾意以此課最褒賞之詔孰劵取償於霸亦不少史謂鳳凰神雀頴川尤多霸幾若希合阿旨假此媚帝者自後鶡雀飛集相府霸指為神雀遂來張敞之誚霸循吏也若此殆不免春秋之責

漢宣帝

頴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

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
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
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關內侯黃金百斤秩
中二千石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
及帛

郡國等勿行苛政

愚曰待吏貴嚴待民貴寬待吏如馭生馬銜勒稍弛則必受奔蹄之恐待民如抱嬰孩乳哺稍遲則必貽疾病之憂宣帝待吏之苛而於民獨不苛似知治要者雖然禁之使不苛孰若率之而使自不苛況勿行苛政之詔止因嫁娶酒食小節而發又不

條具其大者其事帝亦未盡善也

漢宣帝五鳳二年八月

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

容禮待單于詔林之奇曰夷狄之輕中國其濫觴之源皆起於西漢當其強而入寇也高祖以婁敬之議飾子女以嫁之而待以甥舅之親及其弱而入朝也宣帝以望之之議位

於諸侯王上而待以不臣之禮此滔天之禍後世莫之能過與○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界絶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之議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愚曰古者侯國朝覲各有等差要荒之服序在甸侯衛之下夷狄者要荒之服也當其未服可使知德威當其既服可使知名分故漢之一代匈奴嫚侮以德威制之可也單于來朝以品序次之可也而欲以客禮待之可乎剏作賓王家此周家待前代之後而非所以待夷狄何望之未之思也

漢宣帝甘露二年正月

蓋聞五帝三王禮所不施不及以政令匈奴單于稱北藩臣朝正月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上

戒不禁姦邪詔

西山真德秀曰按舊說以為宣帝平時尚嚴至黄龍初乃知治體始務行寬大今玩其辭意正謂吏不禁奸邪縱釋有罪為非而欲察計簿之欺謾非實者乃是欲加嚴耳非真務行寬大也○愚曰人之精神始則勤中則怠至末則衰矣宣帝待民未嘗過苛自年十八即位至是年四十三蓋在位廿六年矣而寬大之意亦未嘗變所謂不禁奸邪者蓋為吏之欺謾民之為盜而發恐未必便變寬大為一切慘酷也

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去聲）奉詔宣化如此豈不繆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

張氏曰先是武帝以用度不足或奉使求不受奉祿自省其徒衆以取其廪者或自給於是姦吏緣以為利所得多於本祿故絕之

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

議律令詔

愚曰法有一定之則不可過詳亦不可過簡漢之法莫簡於高文以前觀三章九章則似失之過簡又莫詳於武宣以後觀刑法志所謂文書盈几閣典者不能徧視則似失之過詳昔鄭昌勸宣帝定律令宣帝可定而不定至元帝時恭顯用事不能定而欲定吾意律令雖定亦不過借以誣殺忠良如望之等輩而豈果能定哉

漢元帝 漢刑法志宣帝建廷平獄刑號為平矣時鄭昌上疏言不若刪定律令宣帝未及修正元帝初立乃下詔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才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是以大議不立遂以至今按史氏之說如此則元成雖有此詔徒文具而亡施行之實

宮館希御者勿治詔

愚曰人主大節其先正心術其次辨忠邪又其次去玩好而就三者之中辨忠邪又為至要蓋所親非人固有潛移而不覺者元帝天資本善心術本正

其咎在於不辨忠邪而不在於遵守恭儉恭顯之邪而不能去望之更生之忠而不能保故雖減宫室去珍竒僅不至於亡而已終不足以致太平之治不足揚也

漢元帝

間者隂陽不調黎民饑寒無以保治惟德淺薄不足以克入舊貫之居帝自謙言不足克入先帝之居室其令諸宫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按元帝詔令為民而下者甚衆然恭顯用事朝無善政豈能使民實被上澤今特具一二不盡録也

罷擊珠厓詔賈捐之傳

漢元帝

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内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災異赦天下詔

愚曰君之弭災譬人之療疾善用藥則疾立愈不善用藥則疾益增元帝之時災異荐臻此不過羣閹用事故地震山崩毀落宗廟皆由於此劉向之疏以理京房之言以數一七之劑疾可立愈元帝智無甄别之見人皆指恭顯用事而恭顯反指大臣用事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又指正人為邪恭顯不罷而定國廣德則罷恭顯不殺而望之張猛則自殺故雖數赦天下而災愈不可弭矣劉向傳謂客星犯卷舌帝悟始親蕭望之嗚呼親之又何補哉

漢元帝 二年三月

蓋聞聖賢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静黎庶康

寧考終厥命令朕恭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灾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敗獂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壓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天惟降災震驚朕師治有大虧咎至於斯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惟鬱悼未知其序閒者歲數不登元元困之不勝飢寒以陷刑辟朕甚閔之郡國被地動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條奏毋有所諱丞相御

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

按元帝之詔因災異而下者亦多今不悉錄

報貢禹詔

愚曰甚哉禹以名欺人也吾讀元帝詔書勉留知禹以名欺當時又讀班史以王吉龔鮑同敘傳又知禹以名欺後世當時恭顯擅權如劉向蕭望之諄諄不絕口而禹曾無一言及之甚者反與恭顯締交以掩其殺賢人之惡此何為者禹之不足嘉類若此人果可欺乎哉

漢元帝初元二三年間

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

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令未得久閧生之竒論也而云欲退豈意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禄生之子既已諭矣令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辯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懐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彊飯慎疾以自輔

賜蕭望之爵邑詔

愚曰君子非小人敵也君子之謀小人常疎而小人之謀君子常巧故人君善於主張君子則尊之者或足以為福不善於主張君子則尊之者適足以媒禍蕭望之以師傅舊人使帝一主張用之何至死於恭顯之手未死之先不能固舊交既死之後

又不能明新譬凡前日所以爵望之者適所以趣小人之殺之也噫

漢元帝

漢書宣帝疾太子太傅望之受遺詔為前將軍輔政上即位數宴見言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奏望之等朋黨請謁者召致廷尉免為庶人後數月制詔御史云云

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書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

天子倚以為宰相會望之子伋上書訟望之前事恭顯等白望之教子上書歸非於上敕召望之望之自殺元帝無剛明之德故不能終全師傅之恩後世人主所當戒也

罷甘泉建章宮衛等詔

漢元帝 六月

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繇與由同）間者陰陽錯繆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媮與偷同）朕甚閔焉永惟烝庶之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

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

赦天下詔　愚曰君之於小人知其惡而不去莫若受其惡而不知受而不知猶有忌也知而不去愈無忌矣按元帝詔書曰壬人在位吉士壅蔽不知壬人指誰邪謂恭顯邪謂堪猛邪謂恭顯則不可除謂堪猛則不待除觀京房之對曰上所最信任與圖任帷幄之中者是矣而帝再三托以未諭既諭亦不能罷是知之者反不若不知之為愈也至於日青無光條責御史丞相舍豺狼而問狐狸此恭顯所以無忌憚也

漢元帝　永光元年三月

五帝三王任賢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豈斯民異

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賢也是故壬人在位而吉士雍讀曰壅蔽重以周秦之弊民漸薄俗去禮義觸刑法豈不哀哉繇此觀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厲精自新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賜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級為父後者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條責丞相御史詔

漢元帝漢書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無光上以詔條責丞相于定國等

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弃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對毋有所諱

議罷郡國廟詔

愚曰易之萃卦曰王假有廟夫宗廟者萃人心之地古者天子七廟雖各有一室而未嘗不萃為一所漢家宗廟之制不依周禮每帝即位輙立一廟相去異處不敘昭穆文帝立廟曰顧成武曰龍淵昭曰徘徊宣曰樂游元曰長壽成曰陽池既不萃於一所

則昭穆迭毀之議不復可尋覩玄成傳祖宗廟在郡國并陵旁百七十六頻瀆之甚亦何以革人心邪今因貢禹之言盡罷郡國廟是矣而後因寢疾以為祖宗譴怒雖不復郡國廟而後復寢廟嗚呼祖宗之怒特以用宦豎而亡國爾豈為寢廟哉

漢元帝漢書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永光四年乃下詔先罷郡國廟

蓋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頼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

久遵而不定今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玄成等七十人皆曰宗廟在郡國者宜無修奏可

議廟禮詔

漢元帝

漢書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專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以為高帝宜為帝者

太祖之廟世世不毀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以為孝武皇帝宜為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云云

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

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毁奏可

敇天下詔

漢元帝二年二月

蓋聞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殷周法行而姦宄服今朕獲承高祖之洪業託位公侯之上夙夜戰栗永惟百姓之

急未嘗有忘焉然而陰陽未調三光晻昧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盜賊並興有司又長殘賊失牧民之術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虧咎至於此朕甚自耻為民父母若是之薄謂百姓何其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三老孝弟力田帛

日食舉茂材賢良詔

漢元帝二月

朕戰戰栗栗夙夜思過失不敢荒寧惟陰陽不調未燭

其咎屢敕公卿日望有效至今有司執政未得其中施與禁切未合民心暴猛之俗彌長和睦之道日衰百姓愁苦靡所錯躬是以氛邪歲增侵犯太陽正氣湛掩日久奪光廼壬戌日有食之天見大異以戒朕躬朕甚悼焉其令內郡國舉茂材異等賢良直言之士各一人

日食求直言詔

漢元帝六月

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羣生和樂方外蒙澤今朕

晻暗于大道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政令多還民心未得邪說空進事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廼六月晦日有食之詩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自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還反也反汗之義

初陵勿置縣邑詔

漢元帝十月

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弃先祖墳墓破業失産親戚别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摇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議封甘延壽等詔 荀悅曰誠其功義足以封追録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

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
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行之若矯大而有功小
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
敵如斯而可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宜也○致
堂胡氏曰甘延壽陳湯馮奉世矯制以成功一
也蕭望之匡衡以為不可封者春秋譏遂事之
法也劉向以為可封未免以功利言耳如荀悅
之論功則有小大矣矯有大小乎哉如甘陳之
材氣別加任使而
厚報之未晚也

漢元帝 建昭四年春

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
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勤師衆勞將率故

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詔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報匡衡詔愚曰國可以負臣臣不可以負國孟子曰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

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讎嗚呼君臣果相報如此施之敵已以下猶不可而況君臣乎天下無不是之君父君於臣未盡則臣於君不可不盡也若張禹匡衡成帝待之若此而反諂諛阿附幾亡漢室成帝不負衡禹衡禹其負成帝哉

漢成帝 建始初

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

禮義不慈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彊食

自愛時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

減死刑詔愚曰刑所以戢人之奸也但論其當否不必泥其簡詳成帝減刑之詔但議從

減而不知從宜噫輕刑盛德事也吾獨未敢以取文帝者取成帝也

漢成帝河平中

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

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

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

元元之民天絶亡辜豈不哀哉其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

罷昌陵詔 愚曰成帝天資本善如勇於去恭顯罷諸祠輕賦租皆可語治甚至昌陵一節雖曰因劉向之言而勇於改過亦世所難及惜乎溺意女色委政外家以貽國家之禍嗚呼小節雖善而大體未出於善君子少之

漢成帝 永始元年七月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内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讀作疲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揺之心

立太子詔

漢成帝綏和元年二月孝哀帝紀帝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嗣立為王成帝徵立為皇太子

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内百姓怨恨者衆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無所係心觀于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萌皆由斯焉定陶王欣於朕為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為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為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戶以慰其意賜諸侯王列侯金天下當為父後者爵三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

封卓茂詔 范曄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城相望斯固倥偬不暇給之日卓

茂斷斷小宰無他㣲能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游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閭立館何異哉〇西山真氏曰西都之亡以士節不厲故爾光武此舉所以洗二百年靡靡之俗與禮嚴光周黨之意同或者乃謂其褒表循吏夫茂於出處去就之節燿然光明如此豈徒一循吏而已是不惟不知帝亦不知茂矣〇愚曰高帝以匹夫爭天下多略常制以用人光武以帝胄復天下多按常制以用人故西漢之興其間用人與東漢不同夫略常制以用人若樊酈輩止出於販繒屠狗之徒按常制以用人若卓茂輩直足為國家根本之益則光武似過高帝矣

漢光武　本傳卓為密令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遷京都丞密人老少皆泣涕莽居攝以病免歸更始立以茂為侍中祭酒

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

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議省刑法詔

愚曰人主之取天下莫大於收人心而收人心之要莫重於省刑罰秦法之暴而高祖約三章恭刑之虐而光武減刑法此兩漢所以能收人心也不特此也拜卓茂而收吏心禮嚴光而收士心待竇融而收降附心行營里而收盜賊心光武之善收人心如此而豈但省刑罰一事

漢光武建武三年三月

頃獄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

令中都官等出繫囚詔

漢光武五年五月

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冤結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

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為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

省減吏員詔 愚曰吏員不可冗亦不可畧故唐虞百周三百六十其時也時非唐虞而欲以此數人理之吾未見其能給者若光武之減吏秉王莽之後州縣之分析不常而職員之猥雜無用蓋所謂當減而減之者豈徒減之哉

漢光武 六年六月

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

縣或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日食詔

愚曰日食有徵必有應光武在位三十三年日食凡十一槪續漢志二年日食在危八度說者以危齊地張步據齊五年乃破三年日食在柳十四度說者以柳河南也樊崇作亂七月伏誅然則日食亦應在人不在我六年日食則凡三矣帝下詔曰德薄不明寇賊為害嗚呼帝不歸人而歸之己也朱浮以守令數易言之何耶

漢光武六年十月

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彊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月

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内疚於心其勑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僚並上封事無有隱諱有司修職務遵法度

三十稅一詔

漢光武 六年十二月

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章懷曰景帝二年令民田租三十而稅一今依景帝故曰舊制

戒厚葬詔　愚曰厚葬之說作俑於誰乎傳曰葬者藏也死欲速朽而已何以厚為哉三代不厚葬而可保秦皇厚葬而不可保觀劉向一疏曉如也成帝罷於前光武力行於後可謂超今古寔死生拔乎流俗者

漢光武七年

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于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

戒略奴婢詔　愚曰光武此詔與高帝之詔同蓋矜念生民陷身奴婢皆不得已而然帝

王即位之初往往以此為急先務故也而可忽諸

漢光武七年五月

吏人遭饑亂及為青徐賊所略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

戒殺奴婢詔愚曰人類一也聖賢君子之於臧獲不肯以畜產名之以其皆人耳而況欲殺之乎光武此詔可謂仁及微小矣

漢光武十一年二月

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八月癸亥又詔曰敢炙灼奴婢

諭如律免所炙灼者為庶民

令太官勿受異味詔

愚曰人主以口腹之欲害人其與以心志之欲害人均也心志之欲害雖大而未即見口腹之欲害雖小而人即知孟子曰養其大者為大人養其小者為小人光武好學雖未得聖賢之心其取天下之時則麥飯豆粥而諳於世味也飄得天下之後則詔大官勿受異味而厭於世味也薄只此一舉已與聖賢之學相合

漢光武十三年正月

往年已勑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太官勿

復受明勑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

地震詔

漢光武二十二年七月

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藁遣謁者案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鉗衣絲絮賜郡中居人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其口賦逋稅而廬

宅尤破壞者勿收責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傭為尋求之

作壽陵詔致堂胡氏曰樂生惡死人情一也惟聖賢則無貪戀之心知生不可益知死不可免也或者欲益生而免死所以悖理滋甚漢世天子即位即預建陵廟不以為諱唐已不能及矣光武幸南陽宗廟丐復十年帝曰天下至重日復一日敢望許久邪及壽陵初作即有迭興之念此皆理所必至而人所諱言者明達如是宜其永終天禄享國久長也

漢光武二十六年正月初作壽陵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曰云云

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

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西山真氏曰孝武以後詔令浮文多而實意少至光武乃復還漢初簡質之舊其辭之尤約者如

二年五月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如律十二月詔曰惟宗室列侯為王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愍之其並復故國若侯身已殁所屬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三年七月庚辰詔曰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大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即就驗六年五月詔曰惟天水隴西安定北地吏民為隗囂所詿誤者又三輔遭難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七年三月詔曰今國有衆

軍並多精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習假吏令還復民伍十三年二月詔曰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河閒王部中山王茂皆紹爵為王不應經義其以興為臨湘侯得為真定侯邵為樂成侯茂為單父侯其宗室及絶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十八年詔曰今邊郡盗穀五十斛罪至於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内郡二十七年五月詔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無大名其令二府去大中元二年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若是者皆不姪文采而意旨自足蓋自昔方隆之時事從簡實故文不勝質及世之將敝則文勝而質衰矣此有國者當戒亦秉筆代言者所宜知也

報臧宫詔

愚曰善取天下者蓄其勇不善取天下者聘其勇蓄其勇者百戰而百全聘其

勇者或一蹶而不可支高祖取天下白登之圍或幾亡漢太宗取天下遼東之行幾足羞唐是皆騁其勇者也光武既誅新室又平羣盜既平羣盜又得隴蜀雖移此施之西北無難也而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卑辭幣以禮匈奴之使終帝之世善養其勇而卒無後變人言帝見小敵怯大敵勇彼亦怯於戎狄哉觀報臧宮之詔帝之勇又善養矣

漢光武

本傳匈奴饑疫自相分爭宮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與揚虛侯馬武上書云云詔報曰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

時張良於下邳圯前見老父出一編書者

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

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左傳曰國無善政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公羊傳曰見者異辭聞者異辭傳者異辭誠能舉天下之

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

兵事

賜周黨帛詔

致堂胡氏曰光武御功臣不少假借而詔徵處士嚴光等或陛見帝廷伏而不謁或使者再聘不肯就車雖博士范升有誇上求高之奏帝不以為然各從所志夫高祖世宗光武三君內平四海外讋北蠻可謂英雄豪傑之主矣然高祖之威行於強秦暴楚而不行於四皓世宗之威行於匈奴西域朝鮮兩越而不行於汲黯光武之威行於尋邑王郎赤眉銅馬隴蜀之君而不行於嚴光周黨王良王成惟公孫述獨能行之述招聘李業之流怒其不至或劫以兵或飲以酖或械其妻子疑若能行其威令矣然述之威能行於李業而不能行於

吳漢何也咸有所當加執有所可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可屈以忘執則昌反是道者難乎免於亂亡之禍矣○愚曰世之上若無益於世而實相關者高尚之士也孔子有言繼滅國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高帝立國不能先致四皓故僅得建功立名之士光武立國能先聘周黨嚴光故兼得伏節死義之臣一舉逸民而關東漢二百年之運祚豈果亡益哉

漢光武

光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復被徵黨著短布單衣光武引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去詔云云

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

上書者不得言聖詔 致堂胡寅曰日食有常光武豈不知也而抑畏譴見深自貶損行人君所不肯行者可不謂聖矣乎常人之情鮮不夸己造大縱不自言聞人譽之而終不惡也所以然者非內不足則識量狹爾曾不思過情之譽於我何加非意之毀貶過矣然於我則何損故君子自修而已有其實者名必歸焉夫聖者無不通之稱貫三才備萬善至神妙物與天同功秦漢之君實則不至乃多侈心行義寡薄而曰聖德謀猷乖謬而曰聖謨苟有小益於時而曰聖功光武蓋稔聞熟見而羞為之故因日食而下此詔其所以修己格天起出百王之上可為後世之法矣○愚曰人主立志必希於聖而出言不必自居於聖不希於聖其行必卑自居於聖其流必諂光武好學受尚書大義雖在位三十三年所為未必盡至堯舜禹湯事

業而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比之自唐以來人臣上尊號至類聚數十字美稱以求媚者天淵矣

漢光武七年癸亥晦日有食之

吾德薄致災謫見日月戰栗恐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職任奉遵法度惠茲元元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

行養老禮詔 愚曰養老者非務虛文受養者非居虛禮蓋自四代以還禮有曰燕曰饗曰食之別序有曰東曰西曰右之異衣有曰深曰縞曰玄之等袒而割牲執醬饌珍君臣間豈

從事虛名哉乞言則所益在我養孝悌則所益
在人夫固皆在此舉也漢初敬老而尊其養明
帝養老而復其禮眞秦以來所難得惜其皆虛
名也明帝務虛文而缺乞言之實故使西域而
求浮屠桓榮居虛禮而失格心之功故陳車馬
而誇稽古吾不知所養何事而所講何學耶

漢明帝 永平二年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云云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 章懷曰三朝之禮謂中元元年初起明堂辟雍靈臺也 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
令月元日 東觀記曰十月元日 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
車輭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

而酳漢宮儀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續漢志養三老五更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三公一人為三老次卿一人為五更皆服緇紵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坐于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拜導自阼階三老自賓階升東面三公設几杖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俎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以其於已禮大隆也醬醢也珍謂肴羞之屬即周禮八珍之類鄭玄註儀禮云酳漱也所以潔口祝哽在前祝噎在後老人食多哽咽故置人於前後祝之令具不哽噎也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庭左傳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萬亦舞也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

刺彼已易曰貞且永詩曰彼已之子永念懃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醻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西山真氏曰按中元二年夏四月丙辰詔有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攸濟之語說者謂漢詔多出於人主之手殆或然也丙辰詔不載

有司順時勸農詔

漢明帝三年正月

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儀謂渾儀以銅為之置於靈臺王者正天文之器也度謂日月星辰行度也史官即太史掌天文之官也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者水旱不節邊人食寡政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蜮以及蝥賊食苗心曰螟食節曰賊食根曰蝥蜮一名短狐含沙射人為災言此者欲令臣下順時行政勿侵擾也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單辭偏辭也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日食詔愚曰東漢最信圖讖自光武奉赤伏符之興而始以命三公繼定郊祀後以決靈臺

事事皆決於讖夫天下之事其正者在經而不在讖故經者帝王之正道而讖者後世之邪說明帝循之而亦惟讖是卜改樂曰太子樂以尚書琁璣鈐之文也日食曰所為至譴又以春秋感精符之文也嗚呼天災自咎著在六經昭如也而何待讖哉譏帝者恐不但一桓譚矣

漢明帝 八月

朕奉承祖業無有善政日月薄蝕彗孛見天水旱不節稼穡不成人無宿儲下生愁墊雖夙夜勤思而智能不逮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說苑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忘余與此能求過于天必不逆諫矣魯哀禍大天不降譴魯哀公時政痛亂絕不日

食政亂之類當致日食之變而不應者譏之何益告之不悟故哀公之篇無日食之異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古者卿士獻詩百工箴諫其言事者靡有所諱

引咎詔

漢明帝八年十月晦日有食之既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謂至譴春秋感精符曰人主含天光據璣衡齊七政操八極故君明聖天道得正則日月光明五星有度日明則道正不明則政亂故常戒以自勑厲日食皆象君之

進退為盈縮當春秋撥亂日食三十六故曰至譴也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

○此下一段雖非連接詔語一時之言併附於此

○又曰羣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冤不能理吏黠胡八切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春秋說題辭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註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為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薛君韓詩章句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

堂退反宴處　飛蓬隨風微子所歎管子曰無儀法程式飛搖而無所定謂之
體安志明
飛蓬飛蓬之問明王不聽此言微子未詳　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
而致怠耳

申明車服制度詔　愚曰明帝好學故稽古禮文之事悉舉如幸三雍行養老登靈
臺正儀度皆粲然可述今又詔定車服制度嗚呼吾讀范史輿服有志儀禮有志閻雜以秦而
未必盡如三代不知盡出於明帝所定者邪抑當時在廷無可語古之制度而然邪車服制度
斯亦不足觀也已

漢明帝十二年五月

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史記曰秦德公始為伏祠歷忌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氣代謝皆以相生至于立秋以金代火金畏于火故庚日必伏月令孟冬之月臘先祖說文云臘冬至後祭百神始皇更臘曰嘉平蔡邕云臘祭也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絶命於此豈祖考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遊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尊師傅詔 愚曰先儒傳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以為事有可改何待三年章帝知

明帝苛刻雖改之而從寛知光武不任三公獨不可改之而從重何也今即位之初首重師傅雖有重之之説而不見重之之名當時趙憙牟融竟無表表香人牙頰循至後來竇氏之横大臣幾不能制帝獨不能改之何邪嗚呼西漢相權重故平勃霍光臨難可以成功東漢相權輕故外戚宦寺專恣不能力制人主亦以此為鑒

漢章帝 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十月詔云云時未改元

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幾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侯熹三世在位為國元老趙熹光武時為太尉明帝時行太尉事司空融融融年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熹為太傅融為太尉並録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詩雨無正之文也三事三公也鄭玄註幽王在外三公及諸侯隨而行者皆無復君臣之禮不肯晨夜省王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羣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勑四方稱朕意焉

三公糾非法詔愚曰章帝寬大近文帝崔寔論文帝除肉刑是以嚴致平而非徒輕

刑以為寛愚亦謂章帝詔三公糾非法以嚴補弊而非但姑息以為寛故元年以選舉乖實詔有司二年以貴戚奢縱詔三公此其性資雖寛而其法制則嚴吾獨惜文帝之寛不免失於鄧通而章帝之寛不免失於竇氏也

漢章帝建初二年三月

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不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為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

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為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

講議五經同異詔

愚曰帝王之學本以經世非以名世蓋講者易而用者難也章帝以光武為之祖以明帝為之父世世皆好學白虎殿之會詔諸儒講五經同異盛矣噫帝之於五經也知商書官不及私昵之義決不使外戚擅權知周詩豔妻煽方處之義決不至閨房用事知春秋驪姬申生之義決不至嬖子輕易徙講而不善用與勿講也

漢章帝四年十一月

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襃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大小夏侯謂夏侯勝勝從兄子建也京氏京房也）至建武中復置顔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嚴氏謂嚴彭祖顔氏謂顔安樂大小戴戴德戴聖也）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樊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

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

選高才生受學詔

漢章帝 八年十二月

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絶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羣儒選高才

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禁考獄多酷詔

漢章帝（元和元年七月）

律云掠者惟得榜笞立（掠問也廣雅曰榜擊也音彭笞擊也立謂立而考訊之）又令丙箠長短有數（令丙為篇之次也又景帝京師定箠令箠長五尺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其平去節故云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已來掠考多酷鉆鑽之屬（大獄謂楚王英等事也鉆其廉反敢也國語中刑用鑽鑿皆謂慘酷其肌膚也）慘苦無極念其

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以鞭為理官事之刑宜

及秋冬理獄明為其禁

賜胎養穀等詔愚曰大儒有言大君者天地之宗子尊高年所以老吾老慈孤弱所以幼吾幼此仁道也以兩漢論尊老之令歷文景武宣而遂具慈幼之方至章而始備兩漢享國四百年殆不偶然范曄賛帝亦以給胎養穀為稱首信然

漢章帝二年正月

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筭三歲令諸懷姙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為令

褒劉方詔

愚曰寬厚之主喜良吏嚴刻之主喜能吏故張釋之之長者與文帝心事合魏相之椎𣪚與宣帝本意稱其𤍠然也章帝厭明帝之苛而一切寬厚故二君所取各不同至於以俗吏矯飾三公以悃愊無華取劉方非世俗所可及世言文帝之後有景帝忠厚之意稍傷明帝之後有章帝苛刻之意稍𧺫其信然與

漢章帝二年正月

方春生養萬物莩甲莩葉裏白皮也百果甲折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

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饜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悃愊至誠也）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方字伯況平原人）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閒勑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蠲除禁錮詔

愚曰論寛厚之主者不求其寛厚而求其嚴明論嚴明之主者不求其嚴明而求其寛厚葢資質之偏得其所長未足貴而求其所短斯可貴也故論文帝者不以減肉刑為貴而以後元之誅垣平為貴論宣帝者不以核名實為貴而以黄龍之行寛大為貴葢取其相濟者然也章帝之除禁錮定囚律史皆羡之語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其性資之常者然耳而例以之待閨房外戚可乎君子曰章帝之寛殆未盡善也

漢章帝 十二月

書云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 即三族也謂父族母族及妻族

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弃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脩孔聖廟詔

愍曰唐程浩有言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潤之所浸者博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者昌舍之者亡信乎盛德必百祀表章風厲有天下者之急先務也自高帝過魯祠以太牢為天子親祠之始封九世孫滕為奉嗣君為脩嗣封爵之始其後闕里大會褒成襲封不懈益虔赤伏四百年之祚蓋有與立漢末亂離廟毀封絕魏文乃能封爵孔羡脩起魯廟又廣為屋以居學者考之

此詔在黄初二年正月時即作纔兩月爾可謂知所先務矣魏詔令他無可取獨此知聖道之尊故録之

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

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栖栖焉遑遑焉欲屈已以存道貶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資述作仰其聖以成

謀洛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毁而不脩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

戒后妃不得與政詔

愚曰漢世后妃與政如呂氏之禍不淺晉魏行事本無足取獨文帝此詔足矯漢世之失深可為後來法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信哉

魏文帝三年九月

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補遺卷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方大川

謄録監生臣許立學

文選補遺卷三

元　陳仁子　輯

璽書

漢光武紀註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惟此為異也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詔書者詔告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誡敕者謂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詔敕某官他皆放此

答鼂錯璽書

西山真德秀曰按家令小臣而帝賜以璽書官而不名詞又溫厚如此豈

非隆謙好善之主哉○愚曰人之好言或有幸
而遇者亦有不幸而不遇者鼂錯一好言之士
也言兵體於文帝之朝帝雖未盡行其言而乃
獲璽書之褒言削國於景帝之朝帝纔畧試其
言而竟坐東市之誅嗚呼璽書褒言者漢法與
故事皆未見也而帝特行焉使七國之削得文
帝者主之縱有大變帝必有所處而
何遽受禍之慘邪此幸不幸之别也

漢文帝 鼂錯傳錯為太子家令上言兵事文帝嘉之乃賜璽書寵答焉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
言而明主擇焉令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
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

不當也

賜吾丘壽王璽書

愚曰人臣事君以正直自重則君視之亦重以諂諛自輕則君視之亦輕武帝諸臣以詭詐見用者無如嚴助吾丘壽王數人以正直見憚者無如仲舒汲黯二人重舒汲黯雖老死諸侯傅相武帝視之稍重而終得免於誅戮嚴助壽王雖驟見進用武帝數加敕責視之稍輕而終不免誅嗚呼不冠不見帝帝豈嘗以待汲黯者待嚴助輩而以俳優畜方朔枚臯者恐不免并以此畜二公者也共以東郡盜發既責壽王之罪而至得寶鼎則曰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待壽王直嬰竪之不若視之輕故誅之亦輕此為臣者所宜鑒

漢武帝

本傳為東郡都尉時軍旅數發年歲不熟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

子在朕前之時智畧輻湊以為天下少雙海内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賜燕王旦璽書

愚曰以刑法繩人與以言語繩人均也雖然以刑法繩人者是絕凡人自新之路以言語繩人者足發他人愧恥之機燕王旦之悖逆輕躁誅之蓋不可勝誅者而昭帝敕責數言辱過朝市愧心一生卒自絞死在漢不傷大體在燕王不追大戕嗚呼吾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言語繩人甚於刑法若是哉

漢昭帝

漢書武帝崩太子立是為昭帝初桀安父子與大將軍光爭權欲害之詐使使

為燕王旦上書言光罪時年十四後旦謀反事覺天子使使者賜王璽書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絶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攜劒推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鉏海内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

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
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齋酎見高祖之廟乎旦得書以符璽
屬醫工長謝相二千石奉
使不謹死矣卽以綬自絞

賜馮奉世璽書

愚曰讀史論奉世功名次趙充國夫奉世者可以為輕勇之將而非
可為持重之將充國持重常萬全而必勝奉世
輕勇一不勝則有餘衂矣觀其矯制諸國以破
莎車者特僥倖而成功及其討西羌彡姐也欲
期月而奏凱迨至遇敵稍衂而欲增兵遣將共
討而欲自將璽書敕責元帝之待之者其辭峻
厲與宣帝待充國不同嗚呼以奉世為有功則
可以奉世次
充國則不可

漢元帝

本傳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反於是遣奉世將萬千二人騎以將屯爲名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決事書奏天子大爲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馬奉世上言願得其衆不須復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令乃有畔敵之名大爲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

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埶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近所隨近處也日夜言兼行不休息也詣詣軍所非為擊也令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佽飛彀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絫嗕種嗕音辱羌別種彀者謂能張弩方急遣言令速至軍所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

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

賜淮陽王欽璽書 愚曰元帝待同氣最厚當時國事出恭顯蕭望之忤恭顯則死堪猛忤恭顯則死京房之忤恭顯則又死獨其淮陽王不耳恭顯之侵陵而感於外舅張博賂求入朝雖以恭顯得其實不遽誅戮方加璽書遣使諭旨此蓋待同氣之厚與待他臣不同

漢元帝 本傳建昭元年欽宣帝子也

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

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譏惑王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罪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又使駿諭指云云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過惡暴列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悲心自新奉承詔策頓首死罪

敕諭東平王宇璽書愚曰親親之道寧委曲以全其恩無寬弛以成其過君之

威若雷霆也人之心非木石也一提省間豈不可翻然而悟者若以莊公待叔段之心養其惡而始誅之親親之義安在元帝待東平王因其數奸犯法而敕責之既責太后又責師傅委曲若此是以東平王竟引咎自新卒完首領無傷手足噫若此七國之變豈亦盡諸侯王之咎哉

漢元帝

本傳宇宣帝子也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上於是遣使

奉璽書

敕諭之

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令聞王自修有闕

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内興朕甚愶焉為王懼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太中大夫子蟜姓張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熟思之無違朕意

賜東平太后璽書

漢元帝

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王太后

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
內離今東平王出𦆠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以年
齒方剛涉學日寡驁忽臣下不自他於太后以是之間
能無失禮義者其惟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
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
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
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夫以故舊
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

罪太后寛忍以貫之後宜不敢王太后彊餐止思念慎疾自愛

賜竇融璽書

愚曰天下之事欲固人者不能固而無心者或能固之欲制敵者不能制而無爭者乃能制之何也理存而不可易孰定而不可踰人自俛首帖耳於其下者嘗論光武待竇融與昭烈語武侯其迹蓋相似也竇融據河西光武非不可力制而曰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其後融乃慴服之不暇劉禪孱弱疑不足以臣武侯者而昭烈獨曰嗣子不肖君可自取武侯乃終其身無他志嗚呼以他人處此竭吾志盡吾力猶不足錮英雄之心而出其右二君開心見忱遂得羣情於數語間益不固人而人自固不制敵而敵自制者

漢光武

本傳更始以融為張掖屬國都尉撫結雄傑河西翕然歸之光武即位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囂內懷異心使張玄說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融遂決策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欲招之以逼囂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與俱還帝見鈞歡甚乃遣令還賜融璽書云云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

所奉書獻馬悲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絶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黄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輙言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

驚以為天子明
見萬里之外

賜書

賜南粵王佗書

迂齋樓昉曰委曲回護不自尊大而所據者正所以感動而諷諭之者深矣讀文帝此書非但忠厚惻怛能服夷狄之心又且明白正大得待夷狄之體○愚曰服人之道以真實相向不必以浮虛相夸文帝以大漢兵力攻一南粵此建瓴之埶也帝處此時再三開諭畧不較强弱初言側室之子抑何卑也繼稱南粵為王抑何遜也他日南粵奉書稽顙稱臣之不暇嗚呼文帝一念之真人自慴服其下何待粉飾大言刧以威而脅之埶者世之人主待臣妾亦焉用虛言相誇哉

漢文帝

漢書南粤王趙佗真定人也高帝定天下為中國勞苦遣陸賈立佗南粤王使和輯南粤毋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粤關市鐵器佗曰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佗乃自尊為南武帝攻長沙邊取數縣高后遣隆慮侯竈擊之會暑濕士卒大疫不能踰嶺歲餘后崩罷兵佗因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粤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乃乘黃屋左纛與中國侔文帝元年使告諸侯朕從代來即位意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粤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粤上召賈為太中大夫賜佗書云云

皇帝謹問南粤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

外奉北藩于代西山曰即此一語便可感動蠻夷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為孝惠皇帝嗣頼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西山曰按此二事各從其半葢威德兼盡之道也前日

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彼此共棄故曰分終今以來通使如

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多少輕重之差也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陸賈至南粤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

遺匈奴書

西山真氏曰按此書先責匈奴違約次諭以事在赦前勿深誅又云單于若能明告諸吏使無負約然後可和使單于所言誠邪固不逆其善意使所言偽邪亦不墮其詐謀抑揚開闔皆有法焉至遺之以物又以其自將若兵為辭非畏而賂之也即此一書可見文帝御夷狄之道矣

漢文帝漢書文帝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詔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其明年單于遺漢書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云云前六年遺匈奴云云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此冒頓單于使係虖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

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言天子自所服也繡袷綺衣袷者衣無絮也綺袷綺衣以綺為表綺為裏長襦錦袍各一比踈一辮髮之飾黄金飭具帶一黄金犀毗一胡帶之鉤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緑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遺匈奴書

漢文帝漢書冐頓死子稽粥立號老上單于歲入邊殺掠人民漢患之使使遺單于書單于亦使使報謝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云云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當戶且渠者一人為二官雕渠難者其姓名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渫惡民謂邪惡不正之民按顏氏作趨字句絶令作降字句絶其趨背義絶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亦猶前書事在赦前之意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

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蘖金帛綿絮他物歲有數（歲予以物始此然亦以地寒為辭）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

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謂漢人逃入匈奴者單于毋言章尼等皆匈奴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按此書皆大哉王者之言非後世所及也

賜嚴助書　愚曰嚴助者縱横之士也助之詰田蚡諫伐南越遂啟武帝窮兵之端因貧賤

辱於友壻乃假會稽牧守之任此其心術已自不正武帝賜書咨以春秋而不以蘇秦縱橫嗚呼助果非縱橫者流援春秋大義必譏作南門則無建章之役矣必譏初稅畝則無均輸平準之苛矣必譏晉驪姬申生則無戾太子巫蠱之禍矣柰何助不足語此惜哉

漢武帝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

賜趙充國書

西山真氏曰按宣帝充國君臣間論難往復猶家人父子唯諾然君明臣

忠千載之下猶可師也○愚曰人主小事可不親而大事不可不親他事可不親而兵事不可不親夫尊無與敵者君也或一旦而與我為敵豈宜置諸念慮外哉山東之兵二世不親而稔灞上之恥漁陽之兵明皇不親而胎馬嵬之幸邊事至此國之憂也宣帝厲精為治之主者也齋居決事人或以瑣碎少之及讀賜充國璽書往復四五某所可衆某將可助某時進兵為宜某處屯田為便歷歷議其當而後止此豈若二世明皇付之邈然不知者故破西羌雖充國之功而亦宣帝

親處之力

漢宣帝

漢書神爵元年先零諸羌反上遣丙吉問充國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踰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酒泉太守辛武賢奏以七月上旬分兵並出合

擊罕幵在鮮水上者充國欲捐罕幵之過隱而弗章先誅先零以震動之議者以為不破罕幵則先零未可圖上乃拜許延壽為彊弩將軍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策以書敕讓充國云云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迺擊罕羌羌人當穫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為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藳束數千言其貴也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

畜讀曰蓄顏本食字句絕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瘃寒創也竹足反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顏本微字句絕微將軍誰不樂此者微猶無也令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候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婼羌名兒遮反亡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句音鉤謂水岸曲而有廉稜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

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巳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令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迺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云云

二

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遂上屯田奏報曰

三

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條不

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上復賜報云

四

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幵小幵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別大小幵本意是以大小幵有此言）其意常恐今兵

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丞相魏相曰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云云

五

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彊食慎兵事自愛

策書

封齊王策

愚曰書載誥命所以可傳萬世者雖以其詞亦以其人武帝子凡五齊懷王燕剌王廣陵厲王三子同日受封令讀策命詞語申以風土之宜教以輔佐之義語言溫厚直有成周訓誥風度班史謂號令文章粲然可述者此其尤也惜數子或夭或自殺竟無伯禽康叔之業三復策書吾重為三子愧

漢武帝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為齊王嗚呼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

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迺凶于迺國害于爾躬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封燕王策

漢武帝

嗚呼小子旦受兹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葷粥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甿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葷粥徙域

北州以妥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德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封廣陵王策

漢武帝

嗚呼小子胥受兹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彊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祗祗兢兢迺惠迺順毋同好逸毋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

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賜韓福策 西山真氏曰按漢世待德行士如此可謂有禮矣其後平常時龔勝為光祿大夫瑯邪邴漢亦以清行徵用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於是莽依故事白遣勝漢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事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髙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為郎莽雖無道然其白遣節義之士恩意殷勤甚備豈非其修飾立名之時與

漢武帝 本傳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時元鳳元年

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其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賜史丹策 西山真氏曰按漢免大臣有策始見於宣帝之免蕭望之其辭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過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兹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無諐靡有後言望之賢公卿也其罪特與丞相亢禮耳而免策有陷于兹穢語已非所以待臣鄰其後成帝免薛宣翟方進哀帝免孔光師丹馬宮傅喜皆極其切責無復還就為

諱之意方進至於自殺故師丹之免也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黄耈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内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為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四方所瞻仰也唯陛下財覽衆心有以慰復師傅之臣上從林言賜爵關内侯今觀成帝免史丹策其詞順温厚得進退大臣體故録云

漢成帝 漢書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

左將軍寢病不衰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黄金五十斤安車駟馬

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

賜諸侯策

愍曰古今侯王以驕侈而失國者何限為不明分耳光武制節謹度數語蓋得傳心之要嚴於閑之所以深於愛之也此策語二十七字蓋真諸侯王座右銘云

漢光武

漢書建武二年春正月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詔曰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臾之欲忘慎罰之義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之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其顯效未詶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朕將差而錄之乃遣謁者即授印綬策云云

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

之傳爾子孫長為漢藩

敕書

敕責楊僕書

西山真氏曰按武帝之所以警飭臣工駕御將帥者畧見於賜嚴助等書史稱其雄材大畧信矣夫〇愚曰人主命將進退賞罰自有其宜推轂之授寵之不為過鍾室之繫刑之不為慘其術固有神而不可測者武帝挾其雄豪之氣眇視諸將至於敕責樓船將軍楊僕歴數五過而功不與夫僕酷吏者也則其為人亦可知也若以施楊僕者施於强悍之將憤心一生逃而為欒毅叛而為懷恩恐非國之福也故幸而武帝足以馭之爾觀武帝敕責楊僕雖稱快於一時而不可為法於後世

漢武帝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

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于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

勑東平王傅相詔書西山真氏曰覬東平王一事而漢庭處之曲盡如此可謂得治覬之誼

漢元帝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故五常

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武勇䕶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

告諭

遣嚴助諭淮南王

愚曰武帝年方二十四開邊之心不可過褒諭淮南數語適際閩越降服之從故遣使獎借不然亦如遣議臣難朔方十不過一而嚴助迎逢帝意以詰田蚡者詰淮南矣此可推武帝之本心

漢武帝 漢書嚴助傳武帝遣兩將軍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云云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乃令嚴助諭意風旨於南越還又諭淮南曰

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玉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重以不德是以比年凶菑害衆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内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謂相侵奪也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惟思也慮計也明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

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慰嘉王之意靡有所終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

使車騎將軍諭單于

愚曰讀文帝賜匈奴書其辭委曲有兄弟之和讀元帝賜單于書其辭峻截有父子之嚴非元帝之過於文帝也文帝當夷狄之强故委曲以盡其情元帝際夷狄之弱故峻截以示其分所遭不同所處亦異

漢元帝

單于上書願能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